

## 「荔枝姑娘」藝術家自述

文 | 毛晨雨

《荔枝姑娘》展覽項目，是我自 2003 年開始「稻電影」以來，首次嘗試以展覽形式陳述——「待定」——電影計畫和線索。「待定」是我處置電影事務的慣用方式，我會不斷地編輯同一段影像材料，有時在一部電影中引用另一部電影，而被引用的部分出自第三部電影。「待定」描述了此類臨時性的、擱置和解除材料的成文化的「寫痕」——將寫的痕跡所映射的手勢，投射給「作者」這一光暈。寫這一位置被不斷地抽離，製作了它的行動與發出手勢的動能。在寫中，才有個體化。如此而言，「待定」是一種解除集體主義式樣的成文認知並讓電影處於生成的動力系統中去的力量。事實上，展覽中的電影《記憶 2/3 光速遺忘》不著意發展它作為一部成文電影的敘事，它在敘述另一部或另一系列電影的製作規劃和圖式，當然，它們都是待發生的，未來的。

展覽製作中，我安置了一些場景來陳述（statement）「荔枝姑娘」這一特定符號的此在形式，我想像著動用未來的視角，以思今天的方式來思歷史。歷史時期有它基礎於資訊共用層面的成文系統，有它的表徵網路，這些網路如同地質一樣嵌套在連續性的線索上。換言之，歷史的動力學推著它走向當前，迎著我們的場景而來。而我們的場景將迎著「歷史的」未來而去。如何設計場景，以讓此在的陳述之時間是多時間系統中的一支，這既可以是一種承負和權力選項，又可以是一個「待定」問題的起始。提出這一場景的政治學與詩學的設計規劃，是對寫的個體化實踐與共享式的公共平面的義務。我們以電影來陳述歷史人物時，所用的時間刻度與人物的運動軌跡之間，容易被目的性明確的成文結構所填充：肯定性的成文與否定性的脫軌。「脫軌」經常在參照成文結構的去 - 結構中成文化。

如何讓荔枝姑娘偶發在屬於她的專屬領地上？如何讓「她」的欲望陳述在肯定的地形上？我求助於電影場景來映射這些提問。這裡需要標注一下電影的地形。

第一個標注，電影是情勢狀態之運動。在人類世這一分期形式中，電影的直接形式（直接電影 Direct Cinema）是一種需要反觀與「放棄式」（abandonment）的樣式，其「真實形式」（真實電影 Cinéma vérité）則有待個體經驗的提煉與共享式經濟的建構，來陳述公共場景中的電影這一事件。電影本身將是事件性的，現實被我們的手勢所改動，場景已不能穩定下來，而人類之外的視角——非人的視角——尚未分享到電影的權力，這讓「電影」這一陳述隔離在人類中心的操作性裝置中。

第二個標注，電影是情動－編輯。我引用 Povinelli 的「引用能力」(citational power)：「晚期自由主義 (late liberalism) 是一種能夠將一系列地理上和時間上多樣化和分散的事件引入我們稱之為自由主義的事物中的一種引用能力。」地形學在區域地質上的發掘，時間的平面化變形處理，電影成為地史 (geohistory) 的層分與迭映的編輯。電影獲取了這樣一種編輯能力：將事件從它們的連續性網路中斷離出來，安放在自由的供給平面上，時間性臨時地進入一個刻度中，這一瞬息之情動，即成電影。臨時性平面的達成，即電影這一寫的欲望，是「荔枝姑娘」迎向我們而來的「共時」。

電影被我臨時性地處置為「待定」的、萬物歸一的、臨時性的平面之上。我臨時性地起用了「綠幕寫」(Green-Screen Writing) 這個概念裝置來表述。

此次展覽名「荔枝姑娘」，是洞庭湖流域一位女性的別名。「荔枝姑娘」活在離我的生長環境不到十華里的河邊，地方文學的傳奇中她活在 1920 年代至 1967 年間，口述史敘述中她生於 1920 年代，而卒年不詳。地方檔案無法提供確證關於「荔枝姑娘」的任何文獻和圖像，她所活過的時段及相關敘述，由一些公共事件的細節操作來編輯合成。一個民間較正式的敘述中，「荔枝姑娘」是一個革命者的符號，在 2016 年 11 月的影像《荔枝姑娘·陽性幽靈》中，她的革命者的軌跡和事件，被構築在成文 (written) 歷史事件的刻度上。而在一些「荔枝姑娘」的同族後人的口述中，「荔枝姑娘」卻是一個倖存下來的「慰安婦」，這個形象被地方社會所不忍直視，人們談論到她的身份時閃爍其詞，給出的敘述易於導向「慰安婦」的成文結構。「荔枝姑娘」構成在歷史事件的成文結構中，關於她的敘述源於「歷史」的成文記憶：民族主義者、革命女性、人民及受迫受害者、活過的女人、「慰安婦」，等等。「荔枝姑娘」成于「歷史」，與幾萬萬人一樣不能主動地寫出她自己來，這意味著她沒有寫同時也無法寫，她的能力無法表徵出她自己，她成為一個「無」。表徵失效了。

在“荔枝姑娘”所是的場景發生了地質性變動的時刻，在現代化機器捕獲了記憶裝置的時刻，對「荔枝姑娘」的記憶形式或能被記憶的部分，需要政治認識論 (Political Epistemology) 的調配方案。我調取了各類敘述，引入了地質本體論 (geontology) 的視角，創制概念「綠幕寫」，改動、調換和編輯那些將人物和事件「前後文化」(contextualized) 的成文結構，創造一種可開源編輯的場景化 (Scenarization) 書寫。「綠幕寫」是我對電影標注的實踐，編輯語境，讓人物和事件偶發在能展出其欲望的場景化領地上。如此，此次展覽項目中的「荔枝姑娘」可以簡寫為「綠幕荔枝」。